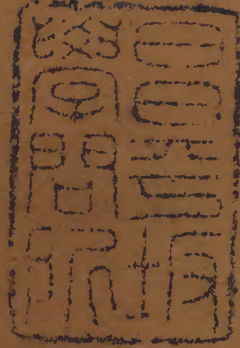


鴻書

二十七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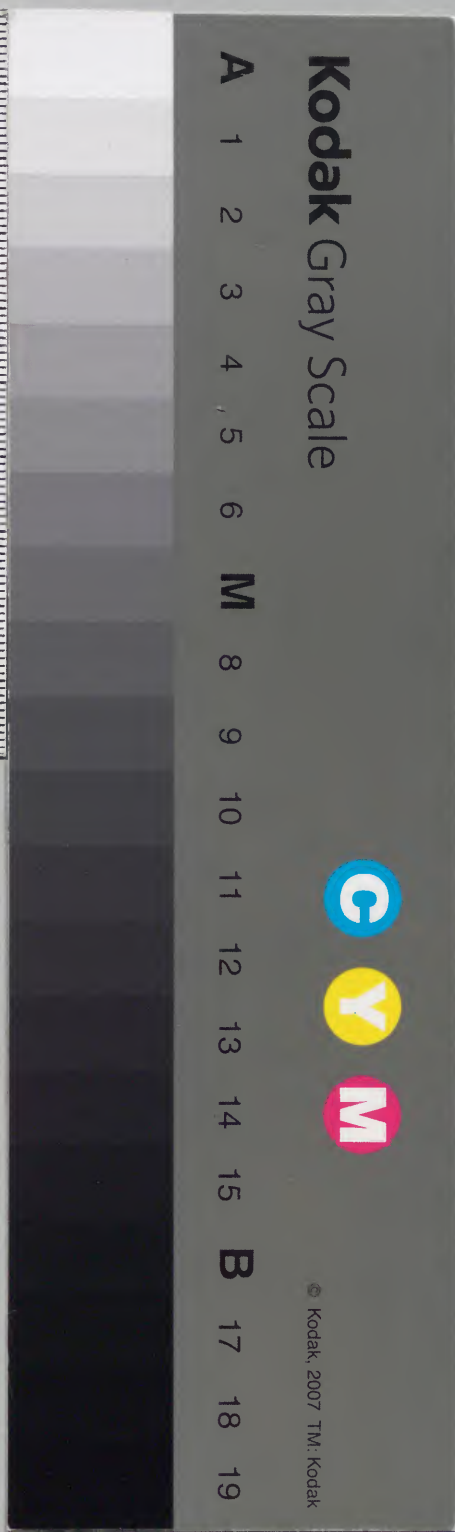


		三	漢
		一	書
		九	門
		五	
二	一	三	
〇	四	〇	
冊	架	函	類

三	三	漢
二	〇	
七	五	書
向	二	
一	〇	
冊	〇	
架	〇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7)
函號	367 51

類書廿六四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

漢書文庫

尚論三

阮籍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制

王導

王羲之制

謝安

卞壺碑

前趙淵聰曜五胡附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正章碑

顏魯公記

李白碑

鳴書

卷二十七目錄

荀彧碑

陽武碑

何蕃

柳宗元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尚論部十八

阮籍稽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蹻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車鳴鳶
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
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
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
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巖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
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
罇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
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
効居然尸素執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威能符契情靈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
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
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
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辭貫人靈之
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
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袂彈盈果拜
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遑之門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
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與運必俟股肱之力軒
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晉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
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
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
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杞夏時無思
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
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色而狼顧蘇峻連兵
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謨竟
剪吞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
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
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
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
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
宜矣恬珂踵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壘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泔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

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步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祖考重光口口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
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
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
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戒
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
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關昏世亂退
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
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
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
悲夫然則三世爲將燹鐘來葉誅降不祥歿及後昆是
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壺

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珍曰盱當
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
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
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
癱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
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
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
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
大牢二子珍盱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
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
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郟鑿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
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
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
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
幸也負劔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
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
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
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撥其大節勒諸貞石以
壽不朽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
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
俗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
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
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
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
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冤伸其餓
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
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虬
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干
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
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
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
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
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謝安

唐張 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
 吾有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
 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
 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
 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
 勇銳出眾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
 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
 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不
 已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
 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
 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
 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游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
 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
 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
 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
 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
 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
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
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
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
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
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曜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
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畿昔者幽
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
筭强弱妙兵權體與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
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
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
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
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
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害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闔豎類於回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大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啟之列辟載旆乘時興

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整偃和苞獻直艷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

馬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屬人事以之駭戰士而
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何不支之甚也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漸雄據
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系紀典午
握符推亡之功掩珉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
漏慕容鬼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面寔惟亂首何
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
况平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

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
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佳主之節侯國秦
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
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
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
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巴
戎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
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縛谿壑難滿此之謂乎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
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
氣驚傍隣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
名偷安保錄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
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
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控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洞
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
宮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媪亂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
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
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朝暫擬紫陌
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
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鼃
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
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
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
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
木之休徵尅剪姦回篡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
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
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
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
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復
諫違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
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
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
䟽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
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
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
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
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
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
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
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
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
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玉咸蓄盛藻則
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
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
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
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
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平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托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
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
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諷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前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
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
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魏

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
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
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
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
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江書 十五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
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
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未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未敦本斲彫爲
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
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
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
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
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
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
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卽仇釁起蕭
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
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
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
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
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䟽通束思之
音逐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似羗里之拘終類
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
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
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
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
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
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瓜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
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
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
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
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
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
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
得不爲高讓歟

唐高宗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
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
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荅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泊
謳謹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
軸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
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
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雙幸得以掇蜂
狀人遂聞於刺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
集申孫衛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
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
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故歌於廟
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
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
屺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
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請代行時
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
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
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
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
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
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
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
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
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
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
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
亂羽上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日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
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
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
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
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
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
柔公曰天平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
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
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
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
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
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
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
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
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
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
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
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固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水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嗚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爲御史抗言以
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
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
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
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
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歿不
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

碑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簽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韉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等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

研

明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
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
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
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真敗余矣遂
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
帝胡革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
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卽寤
卽托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旣多矣

顏魯公

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備闕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
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
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旣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
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杲卿
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
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
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
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
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
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
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_慮
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

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
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超于祀而挺生奮自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
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
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訂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狽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
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
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
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
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賊身離楚野徒傷

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爨之嘆息
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
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士田墓刻鮑信之形陵圖龐
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

魁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穉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媵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

陽城

遺愛祠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艱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河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稽首闕下叫闔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
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

誌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
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
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
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爲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
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
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
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曰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
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
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
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

裴度

劉 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
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
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
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克醜誓以身殉不亦壯
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諉謨排禍難小則以
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
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
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
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譏臣言未出刺刀已堪胷苟非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
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袵之嘆宣聖獎賢
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玄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嘯嘑道真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
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揚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逐白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

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
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劫於國門天下
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
卿不死於如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
為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
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
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
可少戒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 十九

尚論 四

寇準

趙鐵面

韓范評

六一居士

傳

新法始末

司馬溫公

蜀山蘇公

宗澤

贊

兀术走

岳武穆

碑

鄜城大捷

書生叩馬

端宗帝昺

徐應獬

二江

史天澤

卷二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二十八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九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
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
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
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
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

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
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
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
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
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 鐵面御史

明屠 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
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
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
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靖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澆恣以偷祿
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
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
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
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閔道斯其無
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
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
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
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

誓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鐵簡銀魚以待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始有呶訾慄嘶啞嚅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繫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各永者流黨於王氏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

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
是人而列之諫垣污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
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諫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
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
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鷂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
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
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爲城狐社鼠之勢
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
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
面之威嬖人佞倖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懼於
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
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
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汲
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歛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
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
佼佼不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閔道之氣節
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又曰色
厲而內荏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
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內荏是所謂玉表而石

中者也羊盾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楨能劾內侍之奸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於八閩十六子之鄙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於歌伎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閔道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爲

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懼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鐵面皆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閔道之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韓范評

明沈 淮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蹙士氣日隳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置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平

定難期挑禍啓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利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砦之敗卽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局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
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蚕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
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
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
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
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
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
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
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
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
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
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
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
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
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
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麼小
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最爾之畔賊遂使其後
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
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卽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歿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與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河書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安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卽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旣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叅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處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塩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

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
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
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爲人果於
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
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爲罷諸言者比起視事
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爲附
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
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童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爲法獨
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爲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
害其他大都巧爲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
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
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爲助者還皆言
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
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
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爲圖上之帝爲罷新法
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
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一切如故安石免相以

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旣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旣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疑之使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睹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征斂兵弱於疆場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爲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旣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寶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官日以紹述爲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弊內事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
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爲南渡之宋云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
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
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
奏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
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
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
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
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
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
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
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
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
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
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
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
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
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
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
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
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
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
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
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
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
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
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
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
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
於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
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
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
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
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
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
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
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
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
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穎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穎而魂氣之無不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
而存不隨歿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況其經
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
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
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
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
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邱爲蜀舍而
朱俊民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
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
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术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秃胡天爲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

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鄆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鴛鴦如兀术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毫畧汝鄭經營穎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寬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恃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歿於戰卽歸歿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鄆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以孤軍蓄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
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
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
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
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
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鏖影北風沸塵岳將軍
從悲憂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頓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虜
虜魄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嵩丘河
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爲
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
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
拊心冤武穆而口嚙丞相之奸竟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爲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
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柙絕域牧
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
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

泚泚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
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願收
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曩厥垂成
之緒墮之單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刺啞之夫悟主上以君臣之大義
而壺關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
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
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
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毋二圖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
告爾金人無犯我闕告爾丞相勿剪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醜告爾天子薪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
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
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
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爲女直前驅者也夫靖
康見告中原血肉踈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
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輒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
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鄆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
天地爲飛震恐戰士爲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
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山矣中
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
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
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
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末德也將軍開關
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
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宗者也
書生卽不叩叩金人而寤宋亡不煖座矣疇謂非天哉
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卽使犁漠庭歐榻邊之鼾睡
九死不惜而賫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
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蠻羶擁蔽
西風淒動朔雪衰丈二帝魂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
念馬角龍髯之白令人潛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
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舉拔而金牌下
人鏤紅染壯志冰消冤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
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
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
盖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
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
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
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爲宋亡於元

而余以為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覲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為之必不得為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淒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遺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為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續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獮

大學生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歿

明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擬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
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
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
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
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
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
不有徐公舉家不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顏入
臨安盡浮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
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
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昴發諸公壯矣而公不
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
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
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
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
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
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爲賈似道宣撫司
叅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爲意無何似道以去要
帝帝涕泣漣如旣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
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
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
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時襄樊
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耽先生屢請益
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
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
執門人陳偉年曰卽今大勢已不可爲貞臣勵節去留
在所不計當與國爲存亡旣而元兵至饒州民皆遁去
知州事唐震歿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爲民望已而兵入
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歿道範家人情篤父子侍人
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
人以爲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
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蹇
蹇文昭郁郁按謚稽履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
綰郡符戟檠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
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

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
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
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請兄克念天顯竟爲
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竄身汨羅
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對君斃非守
士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無紀於旂常
真杲芳塵益增燁乎琬琰江氏爲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識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
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
以怙寵爲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
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纓笏聯榮
世胄爲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終

第二十九卷

三教部一

儒

西方聖人

儒八墨三

科斗文

師表萬世

懸甕

斯文在茲

中原之厄

釋

佛釋總

夢佛

僧尼始

始入中國

刹那迦羅

欲界六天

菩薩十地

舍利子

木犀香

鳥書

卷二十九目錄

風動旛動

泥牛

十種仙

息意守一

十三如

佛號數

佛

虛無焦

佛父母

佛生於周

佛生日

家天中

化胡

十三佛

馬祖

翔白馬事

入山修道

舍利不損

水陸齋

吾家顏子

水陸儀文

改名懷義

魚呼佛

佛堂獨全

金綱經可託

金剛經斷

芥子納須彌

佛骨表

不拜佛

宿根自善

僧

六和

白馬

佛圖澄

懶殘

忠恕之報

禁度僧尼

乞此息肉

魔滅佛印

學佛作家

出世法

道場不潔

酒肉和尚

劉秉忠

金碧峰

來見心

姚廣孝

又姚廣孝

羊角禪師

卷二十九目錄終

鳥書

卷二十九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九

宣城劉仲達纂輯

三教部乙

太史湯賓尹刪正

儒

幾遽氏葛天氏之世其國之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居于西方號曰西方聖人無懷氏之撫民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曰西方聖人商太宰問孔子孰為聖孔子亦稱葛天氏無懷氏為西方聖人也其

商之世封文王為西伯居于西方亦曰西方聖人原始

秘書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大氏之墨有相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

離為三韓非子

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受之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性強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感遇集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

亦精雅

草木子

後漢鍾離意為孔子修車入廟拭几席劔履張伯除堂
下草土中得壁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尸曹
曰夫子丹書莫敢發意啓之得素書云后世修吾書董
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

懷其一

述異志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
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
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哉此武功肅昭
威儀海宇聿從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

文史贊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
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代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
假崇儒未嘗敢犯至今遂為烟塵指其象而詬曰爾是
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有厄於此
者

國憲家猷

佛釋總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
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代醉編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
顛始也顛嘗製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鳴書

卷二十九

三

三教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尚書故實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

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中蔡愔

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國後漢後聽陽城侯

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

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蓋始於俊也侯鯨錄○世傳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

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

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

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

漢知有佛久矣百家名書

西域記云時極短也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呎刹

那六十呎刹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

十年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

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

至晦謂之黑分○楞嚴云時不住名為刹那俱舍云壯

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刹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

一刹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為一念日藏云一千六百

刹那名一迦羅翻譯名義

欲界六天四天王忉利須燄摩兜率陀化樂他化自在

色界十八天梵衆梵輔大梵此三勝流名爲初禪少光
無量光無音此三勝流名爲二禪少淨無量淨無邊淨
此三勝流名爲三禪福生福愛廣果無想此四勝流名
爲四禪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無色界四天回心
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嚴飾臘師慈氏昆
紐吉祥○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
同異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滿五
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真
如際八不動地一真如心九善慧地發真如用十法雲
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象教皮編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

菩薩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

卽碎法苑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國憲家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
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焦氏易林

六祖惠能大師三十九歲初到廣州法性寺須印宗法
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

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傳燈錄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個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錄

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

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

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

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

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

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

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

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

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

想流轉不脩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楞嚴經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

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為愚弊一技

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技空中蚊蚋續高僧傳

佛視有十三如者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

如瓦礫視紈素之物如敝帚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

耨池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

帛視師道如眼前花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

寤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真地視興化如四時
木也 象教皮編

余聞釋家誦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之號矣稱佛而三五
數之也何故哉又讀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
經諸佛始釋家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七千六百八
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凡十有二如來始
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十有六菩薩知初會無
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三百五十五尊者始吉祥密終
嚕呬尼聖堅貴凡七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膽已凡
二百有七合計萬有八千六百一十有七而諸佛如來

菩薩尊者名多重複蓋釋家模擬杜撰之作不待辨駁
矣又佛經有三千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
中千佛始枸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後千佛始日光如來
終須彌相與名經又迥異云 釋氏稽古錄

佛

南方屬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佛者覺也將以覺悟衆生也言人有智慧覺照爲心
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
無心 佛地論

佛父臨猊國王名屑頭耶母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

梵主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
曰耶輸佉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
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

象教皮編

佛生於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
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下葬回鹿山至周昭王
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
脇名悉達生於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
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
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

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晉宋司階隋書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
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
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

楮記室

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
足王驚嘆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字天中天卽
佛第二小字也

本行經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俗云老氏化胡成佛之所
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云我暫遊天上尋
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

寺焉 海錄碎事

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竭三朱蹄彼會
蔡四密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際六那惟于蔡七維黎
波羅清蔡際八和阿蔡九尸利羣蔡十那他蔡十一和
那羅惟于蔡際十二沸霸圖耶蔡十三隨阿閱祇波多

蔡 事物紀原

江西禪師法名道一姓馬氏故稱馬祖出家本邑羅漢
寺依資州唐和尚落髮渝州圓律師授具足戒玄宗開
元間習定南獄山中遇讓和尚度之即得心印始自建
陽佛迹嶺遷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代宗大曆四年隸

名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
是四方學者雲從座下洪州廉使問師曰喫酒肉即是
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傳燈錄

顯宗孝明皇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殘遣
使西域求佛書及沙門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開萬世
釋氏之禍剏白馬寺以胡人為六卿之爵改廟曰寺 名山藏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伐京闈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
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見丈夫
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代
北之國華嚴轉盛 法苑

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
光燄照餅之上權自執餅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

□□□□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
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
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

陷舍利無損

國憲家猷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

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徑必有因緣帝
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
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
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
五日於今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
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葦汀集

開皇中李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
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謙施藥散穀積三十年雅好
佛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
唯已自知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之有謙最善玄言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不聞
易經乎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客又問
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有省焉
北史

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
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
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
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牲牢敢不知報英尋詣義濟
果得儀文即以所期日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曛暮向
者異人與數十輩來謝曰弟子秦莊襄王也指其徒曰

此范睢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昔秦臣
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
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
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
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
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
作大利益 禪師韋江集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
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
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

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
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

原始秘書

宣城民劉成李暉嘗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
春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
岸村舍下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
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
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成且怖且悚毛髮盡豎
卽匿身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躍呼佛成大恐盡
投萬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暉怒其妖妄唾罵良久
成無以白卽以衣資酬其直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

于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視之得繒十五千題云
歸汝魚成奇之是日於瓜洲飯僧併以施焉

感應篇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
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
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
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內折毀者死于是一界俱全虛爲
人好殺復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
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
夕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
若指爪剥棺聲初疑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

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于是浴而將養之月
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階前典吏
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
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
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折佛堂
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
此對虛方憶之頃上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
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
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
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
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拆罪
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
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
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
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
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
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
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
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惡簿唯一紙
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中罪

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
曰仍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
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
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
已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至此非爲
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旣持僧律常行佛
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紀聞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椽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
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
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昔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視吏曰有因大駭曰
君旣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
託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未泚果反署
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于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
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
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報應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今嚴峻嘗有一軍將衙
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
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
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
術能致軍將曰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
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
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金剛經何在云在家
鑲函子內及取到鑲如故毀鑲見已爲兩斷崔大驚自
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
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
尚存

報應記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

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
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

瓜望

唐韓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
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

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爲侯景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

韓愈佛

骨表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

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

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青瑣高議

丁晉公旣謫崖州專事釋典自後流落貶竄共十五年

髭鬚無斑白者未終前半月卽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

呬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此老如此結局頗自

奇特想其宿根自善抑亦如來願力弘深而作念皈依

旋蒙度脫耶

白拂齋

僧附妖僧

和尚六和爲尚也戒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

同均心和無爭意和同俗

事物異名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高僧傳

佛圖澄和尚天竺國人也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仗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勒神敬之延於軍中東晉成帝

咸和三年劉曜圍守洛陽勒自救之扣澄澄曰佛塔無風一鈴獨鳴曰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軍出獲劉曜勒戰果獲曜載之襄國咸和五年勒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奉澄彌加篤敬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甦遂起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晉咸和八年七月勒殂弟虎字季龍襲位徙都鄴尤傾心事澄至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洪書 十七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
千歲哉然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福祉
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典致國祚不延也季龍
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
道一百九歲度弟子道安法師等七千餘人自大教東
來至澄而盛 神僧傳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
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
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
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滅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
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嘆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
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墮下其緣山磴道
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挽又以數百人鼓噪推之力
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
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

寺僧笑而許之遂覆石而動忽轉盤而下寺外虎豹忽
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爲驅除纔
出門見一虎銜荆箠而去懶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
跡後李公果十年作相 甘澤謠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
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
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
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
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轉李德昭進曰懷古疎略請
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爲一

奈何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
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
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閫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立知
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
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
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
忠恕之報 唐世說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
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
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
有死亡歸俗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
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代史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
女年十四歲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
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
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
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
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

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
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
有一年少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
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足小緩竟
後此僧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
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

禮舉首而失

西陽雜俎

安祿山冥籍中曾爲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

神僧傳蘇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姪賈實進士而韓退之所交賈島
亦進士爲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羣談採餘

坡公嘗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
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
景仁雖不學佛而妙達佛理雖毀罵佛祖可也

揮汗新

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
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教耳
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
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
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
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為殊勝印口非獨今世學
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
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
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
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
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
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
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
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宋書

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叅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室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懼恐其時卽永叔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叅知政後求退甚速豈其前知定耶

宋史筆談

鵝生四足蟹着六裙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石匣紅頭虫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平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後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

李氏焚書

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峩眉山絕粒啖栢嘗跌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跌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端坐太祖仗劍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劍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

可王此真帝王之居遂定鼎焉

王氏彙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爲僧改今名云爲人髯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爲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羸得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后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窻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

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窻秋來柳子甘如蜜寄我
須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
錦袍畱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
爲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
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
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
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
爲正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
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然畱鬚亦有
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畱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

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
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甌動龍光
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
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誦
我爲反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
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
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蓋亦有得者或曰見心之從
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於世 孤樹東談
明姚廣孝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
曰某不樂爲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

為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

震澤新聞

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祝王曰殿下得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耶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

王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畏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於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革除靖難

紀

有伏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羊死其人歿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知縣者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

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旣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搖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介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

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

說聽增紀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刹名未舉闍梨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緇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為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

埤雅廣要

第三十卷

二教部二

道

道家諸天

仙道姓名

道士之始

老子

度關

僊

西王母

鬼谷

王次仲

張仙

淮南王

八公

張道陵

上元夫人

東方朔

劉根

武陵人

最雄三人

鴻書

卷三十一目錄

陳蒲鞋

鐵拐先生

何仙姑

化鶴

求婚

寰瀛圖

張果

馬周

陸生

呂祖

羅公遠

黃繡襖子

無俗神仙

麻婆

玉真娘子

章末朱書

趙吉

教主道君

不受宋表

設醮天台

滅黥紋

張金箔

雷澤

陳生

紫姑詩

乞虞公保文

櫓詩筆詩

卷三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道

欲界六天黃曾王完何童平育文舉摩夷色界十三天

越衡濛翳和陽泰華宗飄皇笏堂曜端靜恭慶極瑤元

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孝芒翁重江由阮樂

曇逝霄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玉隆梵度賈奕

道書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

人經玉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
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顓名和南極子姓柳
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
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
傳河泊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真夫人姓王名婉羅
見真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
名存孔子弟見真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錄武當戴將
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氣
俱見真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天翁姓張字刺渴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
名瓊廁鬼名項又姓郭名登見酉陽雜俎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士也樓觀
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
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七人
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卽是自周而有也司馬遷班固
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茲
事者亦可爲疑矣然范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
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爲天子蓋前漢末事則

道士之初當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王太子晉上嵩高山者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歸有游龍之嘆周室旣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道鏡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支七百二十萬錢甲關

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日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雲仙襟記

僊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日

宛姪

賓退錄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

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凌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爲仇怨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蘇答

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以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閣試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其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

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爲
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
大翻小翻之名矣

水經註

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
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國憲家猷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
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
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
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
明上天照四方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公將與予生羽

毛兮升騰青霄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
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披神記

八公竝能鍊

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
藥在噐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
人馬跡存焉

水經

永和六年四川西道成都路崇慶州鶴鳴山有士曰張
道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錄之術著道書二十四卷百
姓求其道咸歸焉道陵死傳之子衡衡死傳之子魯盛
行於世道家醮禱宗此而始傳嗣及今天下宗仰是曰

正一教焉

稽踪

漢武帝內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
元閑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液液化爲骨
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
則成道又漢武帝遇上元夫人乃謂帝曰汝好道乎數
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
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
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
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
當有冀耳

使淮續採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
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
年一削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武帝故事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
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
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
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
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
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
榮先祖何得罪神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

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搜神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聞
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
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
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
人間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
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
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耶既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謁太守說如此太
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
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
者

世遊錄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
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
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

釋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剗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子字
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
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清異錄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貨履養母時人號陳
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標大草履
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
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釋氏通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脩真巖穴時李老
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
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
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葦之尸而起故形跛惡
非其質矣仙踪

何姑仙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
人與桃食之遂不餓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
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
在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
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仙談

唐天寶中玄宗獵沙苑有孤鶴射之中箭西南逝益州

有道士徐佐卿謂弟子曰吾遊中山爲飛矢所中掛箭于壁曰後箭主到此付之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化鶴

神異錄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今日納五百緡則可許諾頃之錢至旣娶負饘穢地自若妻濯王屋山下見恕曰可令大兄來訪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引一衣冠人卽張老相見曰賢妹梳頭引入見之數日別奉金三十鎰一舊席帽曰欲錢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持此爲信取之果得再往矣路矣

續仙傳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一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一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畱別二詩始知非夢

異聞實錄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啜之復乘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于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

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

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
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卽死
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
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
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
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
其面法善卽是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
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
聞輒卒弟子葬之發棺後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
之仙踪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佐
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
礙幾爲嗑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相術因詣之以決
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
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
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
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
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
于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
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

脩省耶周亦惜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
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
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
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
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
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噐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
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
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
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
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局

鑄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
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病瘳矣六十日當
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貞觀中敕文武官各
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
史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
曰佐國成功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畱也翌日無疾
而終

仙傳拾遺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
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韉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
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

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累頗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畱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也能與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雲反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

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
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
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爲之耳
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持刀禁咒遶宅尋索果
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遂述
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
矣所司益以爲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
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
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
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擻

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喫
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
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廣豔異編

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
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卽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
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
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
呂曰何脩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
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母余有丹藥在此
可化銅鐵爲金卽百萬可致子弟懷此博施於人慎勿

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
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後人
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
卽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覺
然慄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
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
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
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
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
何呂子乃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

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
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
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纍纍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
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
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
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
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
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列僊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

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
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吏具白于刺史
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
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
俟後日至期于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
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
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
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
臾卽定見一大白龍于江心處與雲合食頃方滅時玄
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未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

善碁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
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
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劔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
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
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于火中樹一筓
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燄火亘天無路可
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玄宗幸東洛武妃同
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
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
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

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一頭不起玄宗曰
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
故不起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
陰心自懽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
功葉不能及可爲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
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真言未終遍葉身斂
歛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邊訖拂然而入瓶玄宗
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
爲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卽咒之誦佛頂真言數
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爲三藏所咒而沒不

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
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
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在何所引入問之對
曰寧王邀臣喫飯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
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錄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
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
下袈裟之鏤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
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
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
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

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以
權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僧請
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
於是令就道場願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
作法取袈裟貯之銀盒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于
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
金甲神人又外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
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
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
鬪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
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
令人于臣院內敕弟開櫃取來卽令中使取之須臾袈
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
道之小者皆可力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
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
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齋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
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
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
文景之約儉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
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爲

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王碣中又易碣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于黑水道中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仍以蜀當歸爲寄至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意

仙傳拾遺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爲癡人無爲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旣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

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菹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廣豔異編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

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長者言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卧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

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
麻姑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
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
杞歸齋七日斲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
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杞各
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
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冷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
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
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垣牆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
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

于諸衛下女子謂杞曰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
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
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至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
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曰日昇天然須定不
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齎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
上帝少頃聞東北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
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
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
但令疾應又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
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

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祀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場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太平御覽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若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為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

方啓龜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 湖志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惜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歿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 貴耳編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子瞻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

教蘇挽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三水牘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錄院略曰朕乃上帝元
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
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爲教主
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始

霏雪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
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
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
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

有詞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至此有天丁傳祖師張
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謄送奏院看詳呈
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
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
下界公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粗皆如天帝
但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青册一擔在庭下伺候
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祇拜而退
其荷册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奏
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
人言之

續夷堅志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
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
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頭
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
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卽
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老學庵筆記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驗若神
一道士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按式消祥起挽
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
欲去不得乃約同往亭旗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

行杯道人含澤嘆其面黥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目

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矣

花月新聞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
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圍壑池積水設機
亦能旣物有一老者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
張引觀池老者笑而不言曰他日過寒窩亦可爲樂耳
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
長山枯松落落中有團標老者危坐其中見張不起曰
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地所俟取至爲禮張見兩
腿兀然倚壁老者以手招之腿自轉及其體施禮畢謂

張曰君後日必爲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
張謝不能老者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
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
之出就大道還家問前故答曰未嘗移家也高皇帝聞
之召至闕問汝術何以曰臣術能採蓮爲戲瓶中又能
出五色雲命爲之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其瓶
用火四灸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迷布殿廷帝異
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
船張之闔門老少俱在採蓮船唱吳歌東風汎汎爲樂
帝喜大笑忽失所在人船俱不見唯金水如故朝廷亦

不追焉

筆叢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黌宮習業一日雷父
誕辰雷持彩練爲父慶令一童負練隨後忽失之雷蹤
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遙曳而
出語曰子爲二練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
婦訂期至黌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
于樓西窗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衆疑其
爲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卽挽雷
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
進殿宇嵯峩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杳愔朗然中燃巨

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
狀元何人婦卽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後雷之
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修言其事 說圃
明州陳生嘗赴舉京師家貧後時乃於定海附舟欲航
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
暴風巨浪如山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繼之舟人力
捷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中屢矣凡東行數日風
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
聲春客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漈遂
維石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

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珎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
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謹
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
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
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
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樂苗極甘美而
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
地至此不知經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
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
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

唐虞之世也老人嗟嗟首肯者久之又命二弟子相與
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
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
百人皆授學于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
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
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千霄峰頂積雪皓白
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
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
老人者微笑曰爾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而乃俗
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

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其舟條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
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
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
迨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處唯瑞霧籠蔥而
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
遠隱鴻濛之外矣唯洞賓一歲兩來卧聽風松耳乃復
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
參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
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
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爲善遠惡

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
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登舟轉盼
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
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竟不可得墨莊漫錄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
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迴雙
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
却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
野女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
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

二云

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

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

三云

屈曲欄杆月半規藕花香

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並有風
味可觀夷堅志

虞伯生樂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借楊仲弘范
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
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
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
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
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

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
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才鬼記

有紫姑仙詠櫓詩曰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
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
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
月○又箕仙筆詩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纏尖圓
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總下玉蜍涵夜月
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楊升庵集

劉氏鴻書卷三十終

